

臺大任教瑣憶

盧月化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講授歐洲近代文學

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，正預備過舊曆年時，大陸情勢紛亂，我們就匆匆的乘中興輪離開上海到了臺灣。外子要去香港執教，把我和二個孩子暫時留在臺灣。好友王文華正在臺中教書，她是我在北平培華女中時的同學，我們就暫住在她那所日式的房子裏。當時的臺灣還很落後，仍然過著日治時代的生活。每天需要打開被褥在榻榻米上睡覺。早晨起來又要把它們疊好，放入壁櫃。這種生活實在叫人慣。不久孩子發高燒，連交通工具也無處找，還得自己抱著到很遠的地方看醫生。這是我從來未曾有過的經驗。不久，外子回來接我們去香港，我們在那裏住了快三年。

外子學的是統計，臺灣急需這方面的人才，所以屢次打電報來請。這樣，我們又回到臺灣。他接受了財政部統計長的工作，我即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書。當時臺大外文系正在延聘教授。第二年，系主任英千里先生特別為我開了一門歐洲近代文學。另外要我再擔任一課法文。臺大的專任教授，每週需要教六個小時，這兩門課

正好。選修歐洲近代文學的學生著實不少，普通教室無法容納，總要在教室上課。我那時年輕，並不感覺吃力。授課時我先把大綱寫在黑板上，以便學生筆記。學期終了，看他們考試的成績都很不錯，深深的感到欣慰。法文由初級教起，接著是中級和高級，連續三年，由一位教授負責，這是很明智的安排。

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內容十分豐富，當時的詩人和小說作家不知有多少，而且都很著名。臺大外文系已經開有英詩一課，所以我就專來介紹英、法、俄、德等國的小說作家，使愛好文學的學生對十九世紀歐洲小說有一個全盤的認識，讓他們將來做研究的時候，自己有所選擇。這一課我教得很有興趣，同時，也發表了一些評論的文字，收集在「西洋文學介紹」一書中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日式窩居小偷光顧

初到臺灣，我們住財政部宿舍，在徐州路臺灣大學法學院對面，一座日式的平房。那時，人多房子少，我們這座小小的宿舍裏，還擠進了二

位財政部的單身職員。後來臺大配給我一座泰順街新建的房子，客廳、餐廳外，僅有一間臥室，我只在那裏放二張床，一張做為孩子們的睡處。餐廳和客廳都小，無法二用。屋後右側，我自己已添了廚房，連同佣人間。這時的臺灣不但落後，也窮得可憐。我們住進泰順街的宿舍，曾被小偷光顧二次，一次在進門處掛著的雨衣和外套，全被偷走。另一次我在後園拔草，蹲在灌木叢中，忽聽得有人開啓籬笆的聲音，抬起頭來，看到了一位陌生的人，他說來找我們佣人。當時佣人去菜市場還沒有回來，他就走了。想不到等我回到客廳，看見前門大開，那個人正騎上腳踏車急急慌慌的逃走。原來他跑到前面，從客廳的窗口跳入，把房內五斗櫃中的相機和手錶都偷走了！有個晚上，聽到後園中的鷄鳴聲，第二天女傭說：她起來了二次，大概有小偷，幸好沒有損失。

來臺後第二年，忽感腎臟不適，就去臺大醫院做檢查，發現小便見血，腎臟的X光片上有個黑影。醫生明白病況嚴重，立刻決定開刀。

腎臟開刀後回家休養了一個時期，可以自由

活動的時候，外甥勸我去竹山林場小住。他是校長室的秘書，到過那裏。他以為我愛大自然，竹山環境不錯，所以有此提議。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初夏，我也就帶着幼子老二，坐火車，然後換手推的甘蔗車，辛辛苦苦的到了南投縣竹山鎮：臺大的實驗林場管理處。管理員李守藩先生熱誠的歡迎我們。那是塊四週環繞着森林的小天地，看不到多少陽光，潮濕而不開暢。最差的是沒有新鮮的蔬菜，也無法自己播種，陽光不足。更談不上新鮮的水果。這種環境，怎麼會是休養的好地方！所以，第三天，我就和戴運軌教授一同下山回臺北了。當時戴先生是臺大理學院物理系的主任，也是校產管理處的負責人之一，這次上竹山是爲了視察林場。

腎臟開刀以前，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還有高血壓的病症。有時高到二百多度，相當嚴重；但平時並沒有感到什麼地方不適，也就不加注意。等到發現，就得常常去醫院做檢查，每天服藥降低血壓。臺灣大學醫學院的教授，如江萬煊、楊雪紡、陳登科、姜藍章等諸位醫師，我都去麻煩過。

世上貪得無厭之事

住泰順街學校宿舍以後，遇到過一件莫名其妙的故事，令人無法想像，真是不幸！世界上會有這種貪得無厭，只在滿足個人的私慾而不顧別人感受的敗類。當時的情形，對我這個見識微的人來說，看着好不順眼，覺得天下竟有這樣的人！雖然事已過去，橫行霸道的主角，聽說也早已

離開人世，儘可不必再費筆墨。但當時的情況，常會在我腦海中突然顯現。既然我寫的是回憶，不妨把它公開，讓讀者見識見識世界上有這樣不顧道義的人。下面是簡略的事實：我住泰順街不久，後面也搬來了一位新的鄰居，是學校的同事。

他看中了我家後面的空地，屢次來敲我的門，先開口說要送給我花，然後提出要求，讓他把籬笆移進四尺。我即刻感到，這與賄賂的行爲有什麼不同？真卑鄙！我叫他去和學校商量。他看我沒有答應，就偷偷的帶了一羣學生，二人來客廳坐着和我閑談，其餘的把我後園的籬笆照他的意願移入。等我發現，立刻打電話給總務長高化臣先生。那是星期天，他出去了。再打電話給保管組何組長，然後去派出所。當時在座的一位警佐聽了我的敘述，要我書面報告，我立刻寫給他，他說：「我會派人把他捉來，關他二十四小時。」這是位年輕的警員，果然殷××被派出所關了一夜。那時錢校長在美國，學校行政由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代理。當晚沈院長就跑來看我，要我息事寧人，讓他霸佔，還把盛×和鄭××二位教授被學校解聘的事翻了出來壓我。我最不服那一套，就說：「我被學校解聘毫無關係。」堅持要殷××把籬笆恢復原狀，然後再讓學校來做任何的決定，我一概照辦。這種斯文掃地的可恥行爲，沈先生居然還縱容，這成了什麼世界！事後沈院長對人說：殷××之被捕，我們在派出所一定認識了什麼人。他錯了，殷××之被捕，全憑法理和警員的正義，絕無人事關係。在沈院長的頭腦中居然也會有那麼一套，實在無法想像。可憐中國社會，動不動就是講人情，人情使社會失去了公正，也阻礙了它的進步。

新居門前汪洋一片

第二天，高總務長聽到了消息，覺得我的要求合情合理，毫不過分。殷××被派出所拘留，罪有應得。由此可見高總務長倒是個深明事理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他以為同事間有過磨擦，不如擇地他遷。於是他另外分配給我一座房子，在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一號。我覺得他很有理，立刻答應，泰順街房子的一切，不再過問。

新居門前是汪洋一片青翠的稻田。房子有衛生設備。順着大門圍牆種着一排高聳的橡樹，後園綠草如茵。草皮間還有二塊用紅磚圍圍住的圓形花園，種着玫瑰與繡球花。臥房兩側是窗，早晨就可聽到婉轉的鳥鳴。臥室還連着小小的一間接出去的房子，兩面全是玻璃窗，我便用來做書房。後面與左側放上書櫥和書架。坐上書桌，面對花園，綠油油的一片草皮，點綴着各色的鮮花。我日後所出版的「十九世紀法國文學」及「作家與作品」皆在這座小小的書房內完成。後者還獲得了一九六六年教育部的學術獎金。發表那天，正值狂風暴雨，雷電交作，來訪的記者，幸有林天民先生代爲招待。當時的印象，尚鮮明的留在記憶中。

這座房子，客廳餐廳以外，還有孩子們的臥房。步行去學校，也只有三五分鐘。它原是從前療養院院長的官邸，隔壁就是療養院，日據時代創立。圍牆內還有兩間小屋，我用來做廚房和佣

人的臥室。雖然破舊，却是非常實用。我靜靜的在那裏住了十三年直到退休，把房子託臺大代為保管。孩子們都在美國工作，我們無法遠遠的留在臺北。

只講人情不顧事實

臺灣大學除實驗林和幾處農業試驗場外，本校地皮由羅斯福路三段，經過基隆路，一直伸展到羅斯福路四段，着實遼闊。那裏，除去本校各學院的課堂和實驗室，還有新建的幾座教職員和學生宿舍。大學本部環境優美，校園內種着不少高聳雲際的橡樹。行人道旁，到處一叢叢，各色各樣的杜鵑。春到人間，滿眼鮮豔的花朵。人們稱臺灣大學為杜鵑花城。這所大學，以任何角度來評判，並不比大陸上一流學府遜色。不過，行政方面，難免有些瑕疵。這是中國人的惡習：講人情，不顧事實。譬如我在泰順街的時候，六所新建的宿舍，其中之一就被一位已經離開學校的先生住着。當時臺大的教員，却還有不少等待着分配住處。

明媚風光記憶猶新

在臺北，我靜靜的住過十五年。其中有一個暑期，我曾去摩洛哥首都拉貝特開會。一九六五年夏，也參加了在菲律賓舉行的國際筆會。那時我正在馬尼拉，國內乃來信邀約，討論的題目是「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Literature」。我趕着寫好一篇論文交給非國筆會的會長，在他們出版的專集裏可以找到。當時我國的筆會會

長是飽學之士羅家倫先生。

教書之餘，我在臺灣遊歷了不少風光明媚的地方。參加過救國團招待教授們環島旅遊；與青年寫作協會到過橫貫公路；和菲華文藝訪問團有日月潭之旅。還與曉道姊到了金門訪問並一道遊過阿里山。宏偉的太魯閣、幽寂的日月潭、純樸的梨山……到處有我的踪跡。臺灣確實是個名實

相符的寶島。臺灣居留期間，朋友相見的機會很多。我參加了聯合國同志會、留法同學會以及婦女寫作協會等。婦協還有慶生會的組織，每月團聚，相互傾談，享受了集思廣益的樂趣。最後，我還得一提鄉長兼老師的謝冠生司法院長。他是我父親的朋友，孩提時代，我常常看他來我家。居留臺灣期間，他就成了我唯一問道解惑的長輩。

李品仙回憶錄

李品仙著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經歷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轉戰南北，閱歷閱富，著有「李品仙回憶錄」，翔實生動，包羅萬象，要目如后：武昌起義，回桂連絡，陸榮廷與廣西，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，機關槍長的故事，轉入湘軍服務，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，兩次危險的任務，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，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，唐生智倒趙與北伐，先鋒變成後衛，武漢三鎮的光復，寧漢分裂與清共，北伐的最後一戰，編遣會議，建設廣西復興中國，三年邊務，再任總參謀長，抗戰開始率師出征，京滬棄守，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，武漢保衛戰，武關道上，隨棗會戰，重回大別山，豫皖鄂邊區經緯，整建戰時皖政紀要，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，皖南行與立煌事變，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鬥，邊區雜憶，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，日寇投降，隨勝利上演的悲劇，安徽的復員與接收，空城計，戡亂戰局逆轉，大陸淪陷，林泉息影。郵政劃撥0014044-4號中外雜誌社帳戶